

精彩书摘

梁启超伉俪情深



摘自《梁启超传》，解玺璋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以梁启超与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铺展开来，以点带面、以人带史，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

李端蕙暂住在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第二年的夏天，他便和夫人李端蕙一起回到了故乡——广东新会县茶坑村。

婚后的梁启超并没在家里久住，他当时正求学于康有为，为了完成学业，婚后不久，便到万木草堂读书去了。随后的几年里，梁启超曾二度进京参加会试。他奔走于北京、上海及湖南、广东各地，开学会，办报纸，写文章，登讲坛，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大声地鼓与呼。

情诗里的浪漫与风雅

这个时期他很少回家与家人团聚，关于他们夫妻情感、生活方面的情况，在可以看到的史料中也少有记载，至今我们已经很难猜想二人感情生活的具体细节。如今我们也只能从梁启超写给她的诗词作品中，多少感受一点这对年轻夫妻之间的浪漫和风雅。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梁启超有《上海遇雪寄蕙仙》诗一首，其中几句是这样写的：春寒恻恻逼春衣，二月江南雪尚霏。一事生平忘不得，京华除夕拥炉时。

江南二月，雨雪霏霏，春寒料峭，独居逆旅，梁启超想起昔日在北京与夫人围炉夜话共度除夕的情景，描绘出一幅暖融融的夫妻生活剪影。

有一首《兰陵王·至日寄蕙仙》时在道中，写的是李端蕙归宁途中，梁启超因夫人不在身边，难以入睡，眺望窗外的苍茫暮色，梦去愁来，担心她一路上风餐露宿，舟车冷暖；眼烟直，织就一天愁色。栏杆外无限庭芜，付与斜阳尽狼藉，良期渺难得。遮莫年华虚掷，迢迢夜，梦去愁来，还似年时倦游客。

天涯数行迹。念寒冷舟蓬，灯暗亭壁，篮舆扶下正无力。又月店鸡声，霜桥马影，催人晨起趁晚驿。夜凉怎将息。

凄寂，共今夕，共目断行云，江树南北，芳痕触处情无极。有织锦留墨，唾绒凝碧，思量无寐。又淡月，照帘隙。

夫妇相敬如宾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仓皇出逃，东渡日本。危难之中，他一直惦念家眷的安全，频频写信给夫人李端蕙。在

九月十五日的信中梁启超说道，老师康有为已到日本，他从康有为那里得知，家人都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稍安定。听说夫人临危不惧，“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一番赞扬之后，他还有重要的事情托付给夫人。他担心，遭此剧变，父母的心里一定很焦灼，很忧虑，他又不在身边，只能靠夫人代他尽儿子的职责，尽可能地给父母一些安慰和解脱。他说：“卿此时且不必归宁，因吾远在国外，大人遭此患难，决不可少承欢之人，吾全以此事奉托矣。卿之与我，非徒如寻常人之匹偶，实算道义肝胆之交，必能不负所托也。”

在十月六日给李端蕙的信中，他再次把父母托付给爱妻：“吾今远在国外，侍奉之事，全托之于卿矣。卿明大义，必能设法慰解，以贖吾不孝之罪，吾惟有拜谢而已。”一周之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李端蕙，向她解释不能马上接家眷来日本的原因，讲了三个理由：“一、今在患难之中，断无接妻子来同住，而置父母兄弟于不问之理，若全家接来，则真太费矣，且搬动甚不易也。二、我辈出而为国效力，以大义论之，所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若以眷属自随，殊为不便。且吾数年来行踪之无定，卿已知之矣。在中国时犹如此，况在异域？当无事时犹如此，况在患难？地球五大洲，随处浪游，或为游学，或为办事，必不能常留一处，则家眷居于远地，不如居于近乡矣。三、此土异服异言，多少不便，卿来亦必不能安居，不如仍在澳也，此吾所以决意不接来也。”直到来年的春季，这件事仍不能最终确定下来。结果，到了秋天，梁启超突然接到妻子来信，说她们已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启程前往东京，来与他团聚了。十月的一天，梁宝瑛等人乘坐的客轮停靠在长崎港，在此等候多时的梁启超，终于看到李端蕙抱着女儿思顺，和父亲一起走上码头，全家人久别重逢，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

在日本十四年，梁启超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虽然有几次迁徙，但最终还是因华侨朋友的慷慨资助，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全家因此有了安居之所。这时，梁家的生活虽不富裕，甚至有些捉襟见肘，但却是幸福和睦的，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使他在颠沛流离中感受到天伦之乐的不易。

在梁家，梁启超是一位慈父，李夫人就是一位严母。梁启超在夫人去世之后所作《悼启》一文中写道：戊戌之难，启超亡命海外，夫人奉翁姑，携幼女，避难澳门。既而，随先君省我于日本，因留寓焉。启超素不解治家人生产作业，又奔走转徙，不恒厥居，惟以著述所入给朝夕。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十余年间，心力盖瘁焉。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遇事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儿曹七八人，幼而躬自授读，稍长，选择学校，稽督课业，皆夫人任之，启超未尝过问也。幼弟妹三人，各以十龄内外依夫人就学，夫人所以调护教督之者无不至。先姊早世，遗孤甥赵瑞莲、瑞时、瑞敬三人，外家诸姪李桂姝、续忠、福鬯，皆早丧母，夫人并饮食教诲之如己子，诸甥姪亦忘其无母也。启超自结婚以来，常受夫人之策励襄助，以粗自树立。早岁贫，无所得书，夫人辄思所以益之。记二十岁时所著竹筒斋石印二十四史，实夫人嫁时警所易也。中岁奔走国事，屡犯险艰，夫人恒引大义鼓其勇。洪宪之难，启超赴护国军，深夜与夫人诀，夫人曰：“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毋反顾也。”辞色慷慨，超启神志为壮焉。至其平日操持内政，条理整肃，使启超不以家事婴心，得专其力于所当务，又不俟言也。

梁启超的这番话基本上概括了夫人的为人和性情，以及她为这个家所做的一切。她的去世真叫梁启超悲痛万分，他在给北京《晨报》所写《痛苦中的小玩意儿》一文里，对于这种痛苦的情形有很形象的表达，他说：“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奄化去，他的病榻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丧事初了，爱子远行，中间还夹着群盗相噬，变乱如麻，风雪蔽天，生人道尽，块然独坐，几不知人间何事？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第二年，夫人安葬以后，他又写了《亡妻李夫人葬告墓文》，也称作《祭梁夫人文》。他的这篇祭文再次回顾了两人结婚以来三十三年的生命历程，最后表达了感情永远不变的愿望：“郁郁兮佳城，融融兮隧道，我虚兮其左，君宅兮其右。海枯兮石烂，天荒兮地老，君须我兮山之阿！行将与君兮于此长相守。”

梁启超生命中有三个重要的女人：两位夫人和一个红颜知己。第一位自然是他的夫人李蕙仙。这位李夫人可是大有来头。据夏晓虹教授考证，她的本名应该是“端蕙”，“蕙仙”只是她的表字。梁启超曾作《上海遇雪寄蕙仙》一诗，题下有注：“蕙仙，李夫人字。”但是，生活中大家叫惯了“蕙仙”，“端蕙”这个本名反倒湮没在历史深处，很少有人知道了。

李端蕙的父亲李朝仪，字藻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为官僚经历贯穿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从直隶(河北)平谷知县，一步步做到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李端蕙就出生在他治理永定河的任上。她有个叔伯哥哥叫李端棻，幼年丧父，叔父李朝仪很赏识他，待他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李端棻也处处学李朝仪的样子，立身行事都很正直，后来官做到礼部尚书，成为著名的维新派大臣。光绪十五年(1889年)，广东乡试，李端棻担任主考官。梁启超是众多参加考试的举子之一，那年他只有十七岁，考试结果一公布，他名列第八，成为当时十分耀眼的一颗新星。面对这样一位前途不可限量的少年才俊，李端棻马上想到了他的堂妹李端蕙。此时的李端蕙已经二十一岁，尚待字闺中。发榜后，按照规矩，中举的士子都要拜见座师，李端棻事先就请了副主考官王仁堪(可庄)做大媒，要把妹子许配给梁启超。

梁启超出身寒素之家，本为一介寒士，由于才华出众，受到主考官的嘉赏，后者还主动提出结亲，不只是官场中的一段佳话，对梁启超来说，也是十分荣耀的一件事。两年后，大约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入冬的时候，梁启超千里迢迢赶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婚后的梁启超与

《画眼》也许是吴冠中生前审定出版的最后一本书，2010年7月出版后，8月在2010年上海书展上就被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2011年底，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作为责编，我自然很高兴。现值《画眼》出精装本之际，我又看了一遍，有点感慨：

作为编辑，我时时看稿。也许社会风气使然，今人好作秀，不少作者下笔千言，却言不由衷，使我不爽；而且，有时不但难以弥补，还难以对作者明言，因为他已“想当然耳”。当然，作为编辑，时而是会读到一些堪称“天籁之作”的书稿，那自然高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快事，如我编辑的吴冠中先生的《画眼》一书，就是。

我读书30余年，对文章的“真伪”，似乎已有那么一点“鉴别力”，



《画眼》编后断想

有时还能觉察出作者的“人品”。我想，一个作家，即便有不寻常的文字功力，如果作文时言不由衷，不管他有意无意，读者总会觉得有点“飘”，觉得行文缺乏节奏感和“韵味”，而且“水分”难免。

《画眼》则不然，这是吴先生坦陈其如何构思画作的书，一文一图，实话实说，读来亲切感人。书中所收171幅画，是画家自选的“得意之作”，而且其中的一些精品，其原创性和艺术性早有定评。但不知为何，也许我是编辑的缘故吧，我特别欣赏吴先生为那些画写的短文，那些“画作诞生记”。这不仅相得益彰，而且是别有风味。

吴先生在自序中自谦地称这些

文字是“随酒配的短文，那是奉送的茴香豆与花生米，供客人看图识字或按图索骥”，但我觉得，他的“茴香豆与花生米”实在是难得的美味佳肴。原因就在于，这些“茴香豆与花生米”是吴先生自家做的“原产”，不仅新鲜，还原汁原味，令人回味无穷，和评论家做的味道不一样。况且，像这样原产的“茴香豆与花生米”还很少有，难得一品。

吴先生是画家，是性情中人，说他“画如其人”，大概早有人说过，我编完《画眼》一书后要说的，是吴先生还“文如其人”。此言不虚，有书为证。(陈今夫)

好书推介

更新书架



■我患有老年痴呆症
作者：【荷兰】斯黛拉·布拉姆
出版：花城出版社

一位阿尔茨海默氏症(俗称老年痴呆症)患者叙述疾病是如何将他吸入一个越来越深的漩涡。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什么可以帮助他？什么让他绝望？这种类型的书以前从未有人写过。本书作者生动讲述了她的父亲从患阿尔茨海默氏症到去世之间几年的故事，真实地描述了痴呆症患者的生活诉求与心理诉求，以及目前医疗、护理院的不足。



■量子江湖
作者：陈帐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故事发生在架空的历史背景，冷兵器时代的生产力，加上极富现代气息的武学校园和世俗世界，将传统武侠的古道西风、侠骨柔肠和现代社会的缤纷多姿、科学理性结合在了一起。在书中，武功不再是幻想，而是可以理论化、量化、实验化的科学产物。支撑武学的理论基础就是“黄裳—张三丰理论体系”，但又存在着三个无法解释的强大武功。这足以撼动江湖的巨大悖论始终困扰着武学理论界，直到一个非比寻常的数学天才周远出现。



■木垒河
作者：李健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深情书写民国新疆往事、真实再现动荡时代家国变迁的书。如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以木垒河县城由小见大，再现了这一时期新疆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风云变幻。小说从汪秀英三次出嫁未遂、夫婿均离奇死亡开始，引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写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位新疆统治者的新旧交替，直到新疆和平解放、解放军进驻等历史事件，铸就了一部沉郁、厚重的新疆往事，以史诗般宏阔的笔调，还原非常时期的非常人事。